

任职期间卖房贴补家用 回乡之后享受家庭事业

阿根廷卸任副总统科沃斯

本行:痴迷建筑设计

科沃斯现年 57 岁,他在大学里主修建筑工程学,1979 年从阿根廷国立科技大学门多萨地区学院毕业,获得民用工程师执照。

科沃斯随后在一家建筑公司任职,设计了多个重要的工程项目,同时在几所大学执教。即使在从政之后,科沃斯也没有放弃专业,他从 1997 年起担任母校、阿根廷国立科技大学门多萨地区学院院长。

科沃斯从门多萨开始自己的从政生涯,卸任后又回到门多萨,并在妻子塞鲁蒂的帮助下创办了一家设计室,重新干起自己喜爱的老本行。

科沃斯的设计室不大,风格简洁明快,由妻子亲自设计布置。由于办公室人手不够,同样是工程师出身的塞鲁蒂担任了丈夫的助手。“我现在就是一打杂的长工。”塞鲁蒂经常这样自嘲。

科沃斯说,由于已经离开建筑工程师的岗位好几年,因此需要重新适应。不过,他相信凭借过去打下的扎实基础,很快就能做得得心应手。对他来说,副总统已经是过去式,而工程师则是现在式。

当官:手头十分拮据

科沃斯 2007 年成为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的竞选搭档。当时,科沃斯属于反对党阵营,但在治国理念上和克里斯蒂娜的丈夫、当时的总统基什内尔接近。因此,当克里斯蒂娜成为总统候选人后,邀请科沃斯担任竞选搭档,希望借此得到更

当副总统和建筑工程师,你更喜欢哪份工作?阿根廷人胡里奥·科沃斯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科沃斯的副总统任期不久前结束。他回到家乡干起设计工程师的老本行,心情备感舒畅。



■ 科沃斯(左)与阿根廷女总统克里斯蒂娜

多选民的支持。在当年的大选中,克里斯蒂娜在首轮投票中就以绝对优势胜出,科沃斯的助阵功不可没。也因为这样,科沃斯一度被自己所属的政党开除。由于种种原因,科沃斯副总统当得十分艰难。

科沃斯担任副总统期间虽然薪水丰厚,但维持副总统的生活和交际开销很大。为了履行职责,科沃斯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置办了一个新家,但他的家人都住在门多萨。他只能当起“空中飞人”,在首都和门多萨之间两头跑。科沃斯和塞鲁蒂育有三个子女,一个孩子在一所私立大学上学,学费十分昂贵。

由于开销大,科沃斯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手头相当拮据,甚至不得不卖掉位于门多萨市中心的一套公

寓用来贴补家用。现在重新担任建筑工程师,一方面可以重新投入自己喜爱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门多萨省是科沃斯的政治大本营,他的很多至交故友至今仍在当地为官,凭借私人关系拿到一些公共工程设计项目并不困难。但科沃斯为了避嫌拒绝参加任何公共工程竞标,目前他的客户是几家私人企业,承接的全部是民宅的设计。

未来:期待当上外公

现在的科沃斯生活平静而惬意。他会在每天早晨 6 点钟起床,8 点钟准时去办公室上班,然后就开始紧张的设计工作,和助手讨论工程的设计方案和各种细节,或者实

地到建筑工地勘察,修改设计方案。

午餐后的午休时间对于科沃斯来说“神圣不可侵犯”。他会利用这个时间到办公室附近的圣马丁公园跑步健身,这是他保持多年的生活习惯。

以前担任副总统的时候,科沃斯的大部分周末都是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家乡门多萨之间来回奔波,以兼顾公务和家庭生活。而现在他终于不用再当“空中飞人”,可以好好地享受家庭生活。每逢周末,他都会和亲朋好友小聚,弥补自己从政期间亏欠的亲情和友情。

当地的一所大学邀请科沃斯重新去大学任职,却遭到科沃斯的婉拒。他表示,自己愿意有时间的时候去公共大学讲讲课,和师生们交流一下建筑学的心得,但是无法投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担任学校的负责人或者教师,因为他即将迎来另一项重要工作——当外公。

科沃斯的女儿维吉娜预产期在今年 6 月,得知自己即将“升任”外公的消息让科沃斯感到非常兴奋:“这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消息,我一定会当个好外公,我也要好好享受当外公的快乐。”

科沃斯现在唯一保留的政治职务是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全国委员会成员,但即使是“激进公民联盟”的会议和活动,科沃斯也都很少参加。他表示,至少在今后两年时间里,自己都不会考虑重返政坛。在这几年时间里,自己的工作就是当个合格的工程师和当个好外公。

冯俊扬 宋洁云

相关链接

早在担任门多萨省省长期间,科沃斯就非常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担任副总统后,科沃斯为推动中阿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去年农历兔年新春前夕,科沃斯专门致函中国大使殷恒民,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去年 8 月,科沃斯和妻子应邀去中国驻阿根廷使馆做客。

2010 年 1 月,阿根廷金融局势不稳,克里斯蒂娜总统推迟访问中国。科沃斯再三请求克里斯蒂娜总统如期访华,他认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对阿根廷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

去年 7 月,科沃斯会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时,专门为一名患严重眼疾的阿根廷小姑娘卢西娅·涅瓦斯求助。4 岁的卢西娅患先天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视隔发育异常,视力和语言功能受到严重破坏。卢西娅的家人知道中国青岛城阳人民医院可通过干细胞移植治疗卢西娅的疾病,希望让卢西娅的母亲带着孩子去中国接受治疗。但是由于旅途和医疗费用十分昂贵,卢西娅一家仍面临资金缺口。

为此,科沃斯向路甬祥表示,如果中国医疗机构能减免一些费用,他本人和阿根廷社会都将表达谢意。在科沃斯和中国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卢西娅目前已在中国接受治疗。

科沃斯：中国人的好朋友

相关链接

棉花糖测试

美国心理学家沃尔特·米舍尔上世纪 60 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时设计过后来广为人知的“棉花糖测试”。

测试人员把四五岁的孩子分别带进一个房间,桌上放着一颗棉花糖。测试人员告诉孩子,如果能等测试人员回到这个房间再吃糖,他可以吃两颗,否则只能吃一颗。多数孩子等了大约 30 秒就吃掉棉花糖,只有三分之一孩子等到测试人员 15 分钟返回后才吃。

米舍尔和同事后来跟踪这些孩子的成长情况,发现那些坚持到底的孩子更能集中精力做事,更能承受压力,学业成绩更好。

米舍尔没有对法国孩子做过棉花糖测试,但是凭最近几年在法国生活的感受,他也觉得法国孩子和美国孩子差别相当大。“美国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越来越差。”米舍尔说。



■ 法国律师波尔谢与女儿

为何法国孩子比美国孩子乖?

美《养育宝贝》作者亲身体会两国教育差异

美国自由撰稿人帕梅拉·德鲁克曼在巴黎生活几年后发现,美国孩子爱闹,而法国孩子较乖。

美法儿童差异大

几年前,德鲁克曼和丈夫带着一岁半的女儿比恩去离巴黎不远的海滨城市度假。

夫妇俩带着孩子下馆子吃海鲜,可是没等菜上桌,比恩就开始“造反”。先弄翻小盐瓶,接着撕开砂糖包,把糖撒得到处都是,随后挣脱出婴儿椅,一心要在餐馆里走,不留神,她又跌跌撞撞地奔向餐馆门外的码头。

德鲁克曼注意到带孩子就餐的法国人大多能悠闲自得地享用美味,他们的孩子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等着上菜或者吃给他们的那份食物。

美国孩子和法国孩子的区别不仅在饭桌上。在游乐园里,法国孩子不像比恩那样爱发脾气,德鲁克曼的法国朋友很少因为孩子要什么东西而匆匆挂断电话。

美国人带孩子拜访德鲁克曼家时,往往不时停下谈话,去管孩子争吵这类事,或者扶着蹒跚学步的孩子走圈,或者坐在地上陪孩子一起搭积木。而法国人来串门时,大人尽可以边喝咖啡边聊天,法国孩子高兴兴地自己在一边玩。

并不围着孩子转

德鲁克曼的女儿现年 6 岁,一对双胞胎儿子 3 岁。这些年她一直留意美国人和法国人教育孩子的区



■ 美国《养育宝贝》作者德鲁克曼与孩子们的合影

别,把心得写成一本书《养育宝贝》,今年 2 月出版。

她在书中写道,法国人与美国人在养育孩子方面的理念有些不同。法国人认为,大人不能总是围着孩子转,应该引导孩子学会自得其乐。一名巴黎妈妈对德鲁克曼说:“晚上的时间属于父母。我女儿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们在一起,但那仍是大人的时间。”

德鲁克曼的法国朋友、美女律师德尔芬·波尔谢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孩子学会自己玩时也开心。”

孩子行为有“框架”

一个星期六,德鲁克曼去位于巴黎东郊的波尔谢家串门。进门时,波尔谢的丈夫正在看电脑,1 岁的孩子奥邦在一边睡觉,3 岁的保兰在厨房帮妈妈做茶杯蛋糕。

当保兰试图插进德鲁克曼与波

尔谢的谈话,波尔谢就说:“再等 2 分钟,宝贝,我们正在说话呢。”口气亲切,却极其坚定。

波尔谢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培养孩子耐心,比如他们会给孩子买糖果,但是要求到下午 4 时加餐时间才能吃。

法国人在孩子很小时就规范他们的行为。两三个月大的孩子就能睡整晚,因为父母不会一听见他们醒来哭就去抱,而是尽量让孩子学会醒来后接着睡。

美国人倾向认为孩子有没有耐心是天性,全看父母运气。

德鲁克曼认识的一对法国夫妇多年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居住,与一个美国家庭交情不错。两家人约好一个周末聚会。这对法国夫妇至今忘不了美国朋友的孩子“为所欲为”的样子:不停打断大人说话、吃饭不定时、什么时候想吃就打开冰箱。

“让我们吃惊和看不惯的是,他们的家长根本不拦着。”他们说。

法国人谈到教育子女时爱说“框架”一词。他们给孩子制定严格的“框架”,但在“框架”内给予孩子充分自由。

认真严肃树权威

邻居弗雷德里克给德鲁克曼上了一课。

一个星期天,德鲁克曼带着 2 岁的儿子莱奥去儿童游乐园。他让莱奥在沙坑里玩,自己和弗雷德里克聊天。莱奥非常好动,老想往沙坑外面走,每次往外走,德鲁克曼都要追上去把他拽回来,与弗雷德里克的谈话屡次中断。

弗雷德里克告诉德鲁克曼,对孩子说“不”要坚决,于是等莱奥再要“逃跑”时,德鲁克曼把“不”的声调提高了许多,可惜没起作用。“看见了,吧,办不到,”德鲁克曼沮丧地对弗雷德里克说。

弗雷德里克解释,用坚决的口气说话不等于大嗓门,而是说话时,家长要充分相信自己的权威,认真地发出指令。

德鲁克曼细细体会弗雷德里克说话的意思后,等莱奥再去试图离开沙坑时,她用平静但是相当严肃的口气制止他。莱奥小心翼翼地看了妈妈一眼,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继续在沙坑里跟其他小朋友玩。

“那一刻,或许是头一回,他变得像个法国孩子。”德鲁克曼感叹道。

欧帆